

泸沽湖叙事

酸枣颗颗

永远把命运掌握在自己个儿手中

我与知青口述史



口述中国

口述与文献

谁能还原历史

讓地土與中國黃書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口述中国

口述文献

谁能还原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中国/《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边地上的中国丛书)
ISBN 7-5004-4512-1

I. 口… II. 光… III. 口述历史学-研究-中国
IV. K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645 号

KOUSHU ZHONGGUO

责任编辑 冯 斌
策划编辑 梁 枢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澳格威图文 张 勤
技术编辑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94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邊地上的中國叢書

【目 录】

序

在边地披沙拣金夏欣(2)

泸沽湖叙事(7)

思想访谈

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46)

酸枣颗颗

——通过口述访谈所感受的满族妇女(56)

永远把命运掌握在你自个儿手中(82)

我与知青口述史(116)

文字口述史(132)

讲演录

当历史违背历史的时候(136)

跋

从边地一路走来(150)

后记(154)

【在边地披沙拣金】

夏欣

这套文化丛书的蓝本，源自《光明日报》的一批文化主题专版。

起初，我也是作为读者注意到2002年间不时出现在《光明日报》上的那些整版的访谈文字的。我对这些版块留有印象，是因为它使我这个报内人读起来也有些感觉别样，“看上去很美”，无论内容还是形式。

后来我接任《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主任，才确知这个图文并茂、名为“图书视点”的文化主题版，出自这个部门主办的《书评周刊》的一项特别策划，每月一期，先后推出涉及生命学、思想史、口述史、人类学、考古学、诠释学、儒学与新儒学、中西音乐等多个文化主题，力图以“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不同角度和支点上用心解读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边地中国》、《口述中国》、《音乐中国》就是从这些精心策划的文化专版中，择出的最具读者缘的三个主题，链接各领域学者的思想，丰富而成，构成“边地上的中国”丛书。

在无论专版还是丛书的组织策划中，“边地”都摆在了举足轻重、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位置上。在丛书的主要策划人那里，“边地”的概念充满奇妙的、云诡波谲的思想魅力，是触发灵感、衍生思想、以至能够进入到文化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当中的独特元素。甚至从它的字形词义，都能读出“异质”的气味和色泽，显示出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字在传递信息方面的优势，把人带进特殊的语境。由于同在特殊的视角上，无论《边地中国》还是《口述中国》、《音乐中国》，其实都具有某种深刻而微妙的“边地”意味。

也就是说，三本书讨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都可统称为“边地文化”。

那么，人们对边地文化的关注和向往由何而来？这些处在边缘地带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东西构成了它的灵魂和命脉？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边地或边缘文化视为一种有着双重生命的存在：

一重生命突出文化的异质性，是生存环境决定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属性。地理上的“边地”奇特而另类，充满原生和古典味，它特殊的地缘、血缘和族缘结构，它的粗犷、妖媚、宁静与苍凉，足以把现代生活中的人的生命感觉重新激活；而口述的“边地”，则带给人们由特定的地方、人群和故事结合而成的生命形态，产生“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困惑；在音乐的“边地”，我们又被拽进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状态的“异乡”……

另一重生命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相联系，它显示超文化的东西，告诉我们的的是文化的本质。一种文化究竟能“教化”多少人、覆盖多少地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为人类拥有和共享。“边地文化”的“异”，并不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的独特，而是思想和文化品格的独特，而思想和文化是没有疆界的。地域文化会为空间所限，精神文化却可以超越时空，为人类所共有。探讨边地文化，最终是要回落到它在全人类大文化层面上的某种共通共融的亲缘关系上来。

这“两重生命”便体现出边地文化的价值存在，它给与我们的思考是多维而立体的……

边地文化应地应时而生，因为差异性与其他文化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共生共存，一同支撑起完整的人类文化大厦。文化的整体性、一致性正是以存在差别、差异、多样化为基础和前提的。边地文化本是人类文明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一个基本元素，在大文化中具有无可替代性。而我们偶一回顾，却常常会让久违的感觉把边地文化的本原意义遗忘掉。

与边地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心文化”。所谓“中心文化”，往往不是因为文化的发达所致，其“中心地位”可能更多的是借助军事或经济等文化之外的其他力量建立起来的。今天人们被世界经济带入所谓无国界时代，但并不等于说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差异也随之消失、处在“边地”的文化会慢慢死去。相反，边地文化会在与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欣赏、尊重和有效的沟通中，成为资源和宝藏。再强大的文化也不可能产生大一统的吞噬力量。因此编者的最终想法是靠得住的：边地文化根性不会随之“化”掉，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我们这个世界多姿多彩的原因。

文化是平等的。“边地文化”是相对概念，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既不是“边地的”，也不是“中心的”，只能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文化不是起源于某种理念，而是源于自然的生活，边地文化从来不为他者生存，而是按照自己的惯性轨迹发展的。这正是边地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品格所在。它与其他异文化的交流一定是双向互动的，这种求同存异的交流为彼此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汤一介先生不久前在一次国际学术论坛上说过很精准的一句话：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自我。

感觉中的边地文化总是远离现代化的，文化未见得能与现代化一同演进。当我们把自己的家园变成水泥森林，当汽车文化让我们享受速度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正日益被逼向计算理性的角落，利益、计算、算计、效率统治着一切，生命、激情、想象和灵感统统都被边缘化了。”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谁能回答，撇开人文精神的科技发展会不会牵引着文化在绕大大的一个弯子呢？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展，但人们永远无法确知当前的坐标。倒是经常寻访一下边地文化，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可能会找到文化校正的参照。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像一些学者所提倡的，“返本开新”——一方面深刻了解自身的文化来源，发掘其延绵数千年、无处不在的真精神；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的民族文化资源，做出合乎时代的诠释，创造出新的文化理论；“和而不同”——保持文化和心理空间的流动状态，在和异文化交流、冲突、互动中批判与创新；有“因”有“革”——既因循承继，又变革出新，在与世界文化的融通中，使中国的民族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用文化的力量，促使人类社会朝着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千姿百态的图书出版市场，这套丛书也许不会太抢眼，但它的风格和学术个性是鲜明的。

它并不是作者各自领域的学术论著或专题研究，但它仍然是在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只是表述的方式更为轻松便捷，因此在整体的学术把握上是一种“亚学术”状态。主体文字的作者是既有精深的专业研究背景，又有大文化视野的学者，书中涉及的内容丰富多样，但都是与本书主题有内在关联的，其视角、构成形式、体例等均不拘一格，有学者对谈、专题论述、第一人称叙事等多种体裁，还有更为灵活的附属背景文字的编排，加上穿插于主体文字之间的百余幅照片，构成了一个既有机统一又清雅灵动的整体。

文化问题的探索过程也是一种精神生命的行程，它即存在着思想演进的逻辑，也存在着思想者的生命感觉。我感觉由编、作者共同营建的这片亚学术绿洲有学术，也有风情，是在古典的学术语言之旁，提供了一种绘声绘色的生命阐释、学术阐述的可能性，更能体现和展示思想的魅力。相信这样的“亚学术”书籍不仅能与那些学术专著并存不废，而且在今天的生活节奏中，更能适应不同的阅读心理和旨趣，更能使读者在享受、放松同时，得到思想与知识的快乐。

在《边地是不是桃花源》、《东西方音乐：对话前的对话》、《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真相？》几篇访谈录中，各路学者的对谈出没于中西学海，辩才纵横，妙语解颐，跳跃的思想脉搏、隽永的哲学和诗学意味随处可见。《当传统遭遇现代》的作者用游吟式的语言，述说中国传统音乐的

当下生存状态，精微之处，深藏大意，其淡淡的忧虑，悠悠的思索，不露声色，却给人以触动。

我的前任和王玮、梁枢等《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的编者为此套丛书的出版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反复切磋，一些编辑思想还来自在饭桌和吸烟室的辩论。梁枢是访谈记者、编辑和丛书最主要的策划人之一。说实话，他平时的做事状态总似很不经意，目光散淡的样子，但是对编这套书的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执著，从最初动议作文化主题专版，到一步步完善和实现所有的想法的每一个细节，都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我们部门的工作有报纸的周期追赶着，常常置丛书的进展于不顾，他就只有苛求自己。最后他把书稿在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摊了一圈，最后征询我们对丛书的版式体例的意见，在王玮提出把一些点评式的文字改为侧批为好的那一刻，梁枢的眼睛亮了，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吐出一个字：“改”，遂又补充：“麻烦也改。”他果然不厌其烦、不厌其繁地完成了这件事。

君子不器。有这样一些常在学理层面游走、又不乏浪漫气质的饱学之士，媒体会少一些因为编辑们的学科局限而延误释放新知的可能，及时给我们的读者、特别是那些有社会责任和研究意识的人一些学术和思想的支点，一些智力和智慧的支撑。

读书、品书包括编书的过程也是精神探索的过程。书的编者、作者经过这次思想旅行，不断在“边地”披沙拣金，收获思想。相信读者也会以自己的理性和悟性，领会书中这些图文背后的精神文化意义，还有其中耀眼的生命感觉。

文化是多元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作为一套“亚学术”文化丛书，可开发的选题很多。如果这些书符合读者的阅读兴趣，大家能够从中学到知识、得到快乐，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增加品种，以飨读者。



大理洱海

【泸沽湖叙事】

邓启耀



图1 位于川滇交界处的泸沽湖是中国最美丽的湖泊之一，旧称“鲁枯湖”、“燕海”等，当地摩梭人和周边老百姓，则习惯称它为“母湖”、“落水海子”

(本文删文除署名者
外均由作者提供)

在泸沽湖你再忙也走不到天边。要是你以抢红灯的步子在湖边走，人们会以为你出了什么毛病，连牛都会很警惕地看着你；沙土和泥沼也会把你陷住，往你鞋里塞些东西。这时你或许想起来了，为什么死人的鞋底要剪开两个洞，就是怕亡灵走得太快，沙石硌了脚时好抖掉；或许你干脆把鞋脱掉，那你会发觉，让土地抚摸脚板，原来是一件挺美妙的事呀。

沿着泸沽湖慢慢走一圈，三天五天，或者十天半月。而且最好步行，不订计划，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完全散步的心态(图2)。虽说骑马一天也绕得完湖，但那是一般旅游者“观光”的老套节目，除了屁股有东西半球分开的感觉，大多留不下什么更深的印象——特别是对湖的印象。

我步行也走过，骑马也走过，有时散荡荡地光脚丫走，有时把自己整个地套进猪槽船这只大木“鞋”里，任它把我带到随便哪里；还打过三轮“摩的”，学会在不成样的大摆动中安然稳坐以及飞快地跳车，好在“摩的”上不了坡的时候推一把。

当然，光脚丫在野外走路，千万当心不要踩到蛇。

这是有经验的“马脚子”告诫我们的。他们不打赤脚走路，他们穿靴子，高筒的藏式靴子，起码也是一双胶底

泸沽湖位于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的交界地带，为典型的高原湖泊，湖面面积48平方公里，水面高度为海拔2690米。这里居住着摩梭人、普米族、纳西族、藏族、彝族、傈僳族、回族、壮族等少数民族。

——李锦《聚落生态系统变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对泸沽湖周边聚落的研究》



图2 泸沽湖边，你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漫游者，一人一马，坐在湖边发呆



图3 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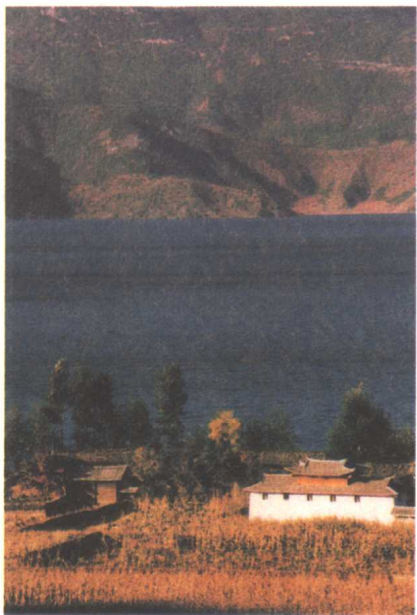


图4 蓝色泸沽湖

的解放鞋。

1980年,我第一次到泸沽湖,穿着一双翻毛皮鞋,步行绕湖走了一圈(图3)。

【鱼的传说】

1980年1月,泸沽湖北岸。

泸沽湖太静了,所以它总选择蓝色。有云飘过水面,也只折射发蓝的白光。偶有独木舟驶进湖心,一片擦痕更显出蓝的透明。这时便忍不住想,我是不是太奢侈了,竟一人独享这样的宁静(图4)?

湖边的树影里,泊着一艘摩梭独木舟(图5)。发亮的原木船帮和舟中的积水,也折射几许带绿的蓝色反光。舟上有人,像在倾听什么,整个身子俯向湖面。

舟上是位老人,晒得像青铜,皱纹刻得很深。他一动不动,在浓荫里和挂满青苔的独木舟凝固在一起,如同一尊有底座的雕塑。他的眼光凝视着水面,水面上有个鱼漂,也一动不动。

我不敢打搅钓鱼翁,便找个方便的地方坐下来,看那一下下拍打独木舟的湖水,怎样把粗大的独木舟磨出凸凹不平的年轮(图6)。

目力所及之处大约只有我们俩人。他在船头,我在船尾,我们之间是一段饱经沧桑的木头,我们两边是湖、山和无尽的蓝色。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老人终于回过头,瞧了我一眼,问:“从哪里来?”“昆明。”

“来做什么?”

“来玩。”话刚出口,就觉得似乎不太负责。1980年,泸沽湖还没搞旅游,来这里的,多半是些竖着耳朵到



图5 摩梭独木舟,当地人叫猪槽船,因为它和一个传说有关

学界把人类文化传播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无论在哪个阶段,口传或口述的信息传播及其文化特性,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和延续着。

在无文字时代和无文字民族中,口耳相传、动作或图像等,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由此而形成我们现在称为神话、传说、古歌、史诗、谣谚以及以象征性物像、图像和仪式等为基本内容的无形文化遗产。

处打听的民族学民俗学者。我本习画，与这些“学”无关的，只因生性好野跑，而系里的民间文学教研室正巧有田野考察经费，便沾光来跟着“考察”，任务是收集神话、民间传说、故事和歌谣。

于是赶紧又添一句“我是学生，跟老师来，听人讲故事，老的故事。”

老人点点头，表示理解。

老人继续钓鱼。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指向远处的一个小岛和湖弯里的一座石崖：“那里就有故事呢。”



图6 摩梭老人

很久以前，这一片不是海子，是牧场。有个哑巴女人叫布鲁夸夸（一说是达坡上一个叫开扬汪珠的人家的哑巴老五）帮人放牲口。她很穷，缺吃少穿的。一天，她

放到永宁狮子山脚的岩子下一个叫“锡八夸”的地方（“锡八夸”，摩梭话，意为出水洞或海子发源地。在川滇交界处的大嘴村附近。一说是达珠上去的一个山洞里），看见大岩缝里卡着一条大鱼。她饿了，就割了一块鱼背上的肉烤来吃，吃了依旧去放牲口。过了一会儿再转过来，见鱼背上肉已经长好。她很高兴，以后就带了个罗锅，天天到这儿割一块肉吃，吃得红红胖胖。旁人见她的罗锅很油，心里奇怪：这个老妈妈有点怪，她那么穷，天天带罗锅煮什么？悄悄地跟了去，发现了秘密。他们贪心，不像哑女人一样只割一块肉，而是想把鱼整个拉出来。几个人拉，拉不动。第二天约全村人去拉，也拉不出。他们找来9架18条牛，摩梭人耕地为耦耕式，俗称“二牛抬杠”，两条牛为一架，一人牵牛，一人扶犁。套上牛皮索子拉。轰的一声，鱼拖出来了，鱼堵住的水也涌了出来。淹去了9个大村子。直淹到东边，有个埂子挡住了水，水才止住，在那里浸成草海。9个村子的人都死完了，只有一个喂猪的老妈妈跳进猪槽里才逃了生。所以现在泸沽湖里的船都叫猪槽船，那个拌猪食的桡片，也就成了桨。

讲述人：中村二大队“达巴”瓦布高若，摩梭人，约60岁

“达巴”翁争，摩梭人，49岁

翻译：农布

1980年1月记录于泸沽湖



图7 摩梭人“二牛抬杠”式耕作

面对面口传身授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是口传文化阶段的传习特征。传统的权威、信仰、伦理、风俗和习惯法等，借口传和仪式等方式得以维护和传习。

图8 在摩梭人传说中，这个石崖下的山洞岩缝里卡着一条用9架18条牛才拉得动的大鱼，鱼拖出来后，鱼堵住的水涌出来淹没了坝子

邊
地
上
的
中
國
美
畫



“这说明人心贪不得，贪了终要有灾。”老人最后这样说。
在断断续续谈话间，老人钓得几条半斤大的鱼。

2000年7月，泸沽湖东岸（四川，盐源，泸沽湖镇左所木夸村）。

清晨，当我从摩梭人的木楞房小楼上（图9—13）下来时，房东家已经在院子里整理渔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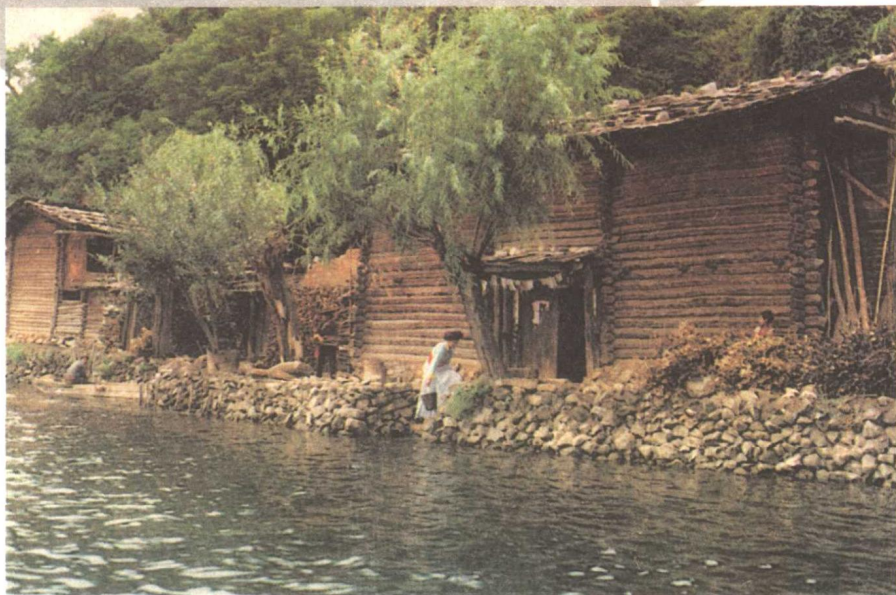


图9 泸沽湖边的摩梭木楞房



图10 摩梭民居院内的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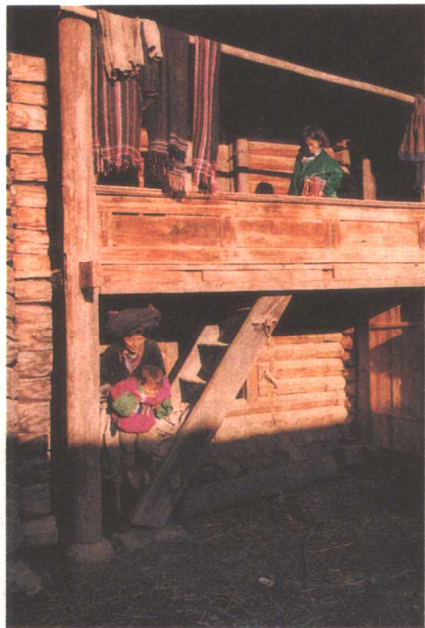


图11 摩梭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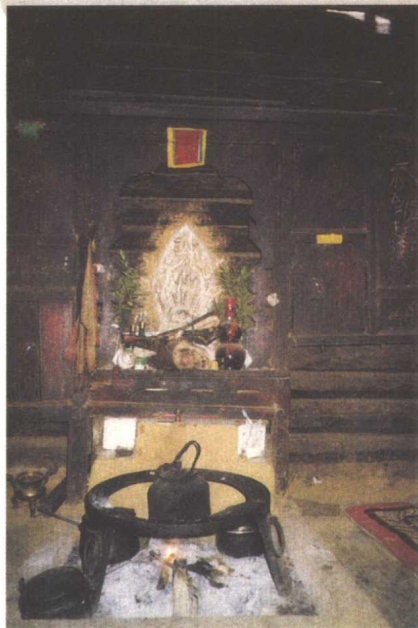


图12 火塘是摩梭人的神圣之地,上方神龛里供奉着火神冉巴拉



图13 摩梭正房内景。以火塘为核心的摩梭母系大家庭,祖母和舅舅占据尊贵的位置

中国上古神话及《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描绘的南方，有许多奇异的部落，像羽民国、三苗国、不死民、氏人国、卵民国、长胫国等。如果从服饰或风俗的角度看，这些部落并非神话式的乌托邦：饰羽之风，在景颇、哈尼等民族中至今尤盛；雕题凿齿，为傣、佤、布朗等族所曾有；还有长生不老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泸沽湖的女儿国……

我看见他们是在网上摘取一些小鱼，很费事的样子(图 14)。

他们把这些小鱼分为两类：细长而透明的银鱼被小心地摘下，洗净，粘在细网上挂着晒起，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它们和它们的影子呈现出让画家想入非非的点 and 线。另一类比较杂，有小扁鱼、石头鱼、鲫鱼等，也都是“未成年”的样子。看那网眼，细密得只够过筷子，难怪那么小的鱼都逃不脱罗网。



图 14 在自家院内清理渔网的摩梭房东

房东坦率地告诉我：“8月5日才开海，可大家提前20多天就下海了。有人还更早，都是怕落后于人。银鱼很值钱，日本人喜欢吃，一网能打到三五公斤，晒干了可以卖到120元一公斤。前天管湖的开着快艇来，没收了300张网，每张罚100元就还网，发票也不开。这些钱怕是拿去赌了！你要真封海，就等开海后再还网，收点巡逻的汽油费、劳务费也想得通。你不规范，我也不规范。现在大家天不亮就悄悄下海捕鱼，把损失补回来。”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到湖边。

从木楞房里出来的男人，不像往常一样是神秘单身离去的走婚者，而是三三两两扛着渔网直奔湖边的打鱼人。湖里，已经有几条独木舟溜进雾霭。没人和你搭话，只有水靴踏在沙地上发出的急促响声。不一会儿，连脚步声也消失了。湖边人影模糊，但看得出大家都在忙(图 15)。

这时，我才注意到，岸边的石堆上，有一个黑黑的身影。

这是一位披黑袄的老人，站着，眯着眼看湖。

我不知他在望什么，便走过去，和他打个招呼。老人对我笑笑，继续望他的湖。

泸沽湖在晨光里变成银色。水天一片，把驶去的独木舟渐渐晕染为抹在虚空里的几笔淡墨。

我问：“老人家，不钓鱼？”

“钓不着了。”老人叹口气，摸出烟，递过来一支，我说不会，他便自己点上。“你们不知道，以前这海子里有好几种高原湖鱼，多得不得了，都自己跳到岸上来。这鱼很好吃，吃了你就一辈子忘不了。以前土司不准打猎，不准捕鱼，我们也会偷着捕。但那鱼是捕不完的，我们也不会多要。后来可以捕了，也没有现在这么玄乎，卖百把块钱一公斤。那时鱼最便宜的时候，卖到两分三分钱一斤，一般是五分钱一斤。

“原来湖里这种鱼叫细鳞鱼，学名叫裂腹鱼、厚唇裂腹鱼，是省级重点保护鱼类，现在是无价之宝了。大嘴，大头，有点像新疆塔里木河的大头鱼。我老婆子在那里，生老二时我在那里钓过鱼。嘴上有两块肉，两根细胡须；黄肚皮上有条花纹，像条裂缝，所以又叫裂腹鱼，肉质很好。这是雅砻江水系的鱼。每年旧历3月，它们从河里回游到泸沽湖，沿河滩摆子，一直摆到旧历8月中，摆到里阿鱼岛，9月游到深湖。它们摆子的时候，湖里黑压压的，站在山尖尖上都看得到。懂行的渔夫到山上看一眼，就知哪儿鱼多。有的地方鱼子摆得很厚，一二十公分，浪打上来，鱼子把河滩都漂黄了，裂腹鱼更是随手可拾。

“鱼多，捕鱼都用大网眼的网，一网千把斤。遇到过路人，随便都要甩两三条给他。路边拾点柴草，点了火烧吃，烧得冒油，滴在火堆里，‘滋滋’地腾起火焰。我家打鱼，大人不去，派我们娃儿们去。中午拿鱼头煮汤，跟吃奶酪一样。所以我从小养成了吃鱼只吃鱼头的习惯。

“可惜现在这鱼已经见不到了！大家都说是因为引进了‘杀鱼’，把裂腹鱼的鱼子吃了。这样的鱼为什么会引进呢？大家说是一个外地鱼贩为了发财，贿赂了某干部，于是未经有关部门审查，就在湖里投养了这种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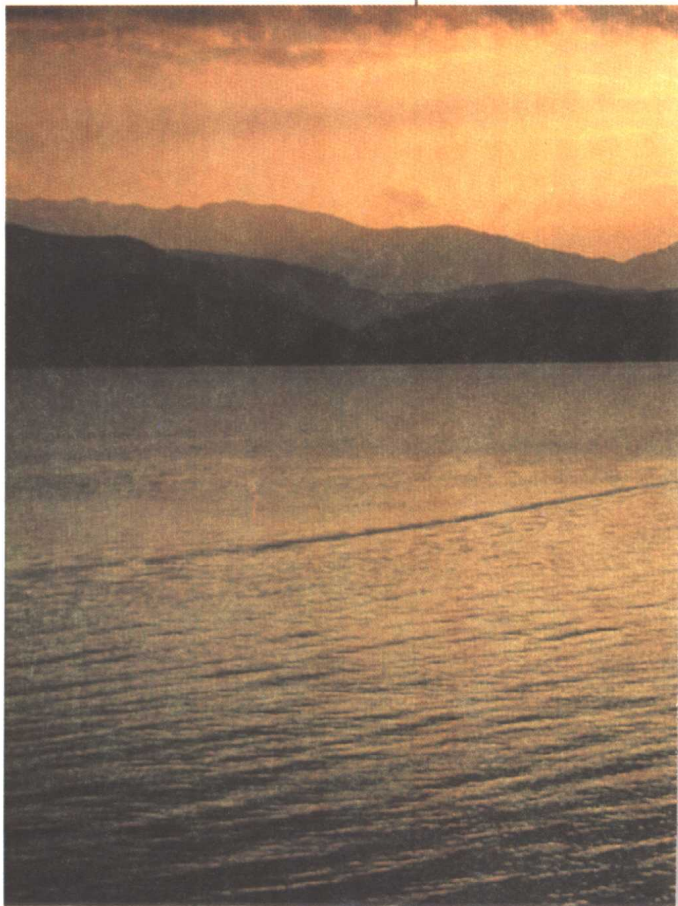


图15 清晨偷渔